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涇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

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

稀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

漢十年高祖往誅之過

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

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

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

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柰何言若

是母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
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
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
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
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
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
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
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赦為漢中守
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
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邪長者乎對

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
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
盜却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
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
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
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
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
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為雲
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
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爭臨

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又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且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復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欲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

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王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

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月餘

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

漢書百官表曰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帝元狩五年

軍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

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

也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

論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

任安棗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軍之長安復求

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

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品與剡道近山安以為武

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與代人為求盜亭父亭卒曰

後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慶鹿

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習多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

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

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

疾也其後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

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辨斥免乃為衛將軍三人

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

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定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
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
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
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
列斷席。別坐。主家皆畏。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
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百。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
令具鞞馬絳衣玉具。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
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
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
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

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
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
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
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
尚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
衛將軍見此兩人。貧。音。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
自具鞞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
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鞞鞞如有移
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移。音。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
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策。

也田仁對曰提將鼓立卑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
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入使嫌疑定是非辯治言
皮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
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口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
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仁為丞相長
又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
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
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
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弟
杜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五

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
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
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
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
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
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
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
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
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
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

曰夫月滿
名傳後世

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
拜受節入開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
任安曰佯不傳事何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小
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
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
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其眾吾
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太史公
太史公曰則衛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不知退
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
上當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音慎戒之

列傳第四十四

六十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鄭當為鄭縣名今屬河間

姓秦氏名越

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竒之常

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

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

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子扁鵲飲

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

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

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

結持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

正統文獻卷之三十五

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
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
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
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
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
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
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
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
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者之所
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聞聞必有言

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
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
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
有副吾見兕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
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
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
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
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
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

小十二
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
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
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
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駟案收謂棺斂其
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
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
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
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
醴灑鏡石撝引案抗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
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揲荒徐廣曰揲古

水幕前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
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
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
也若以管窺天以邾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
脈望色聽聲音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
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
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
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
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曠舌橋
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

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
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
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
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眙臆魂精泯橫淚涕長潛
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
交流嗟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眙悲不能自止容貌變
更戶而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歷者也夫以陽入陰
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徐廣曰維
一作結別下於三焦膀胱
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
一作隊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
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
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衰

徐廣曰
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
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
皆五藏斃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
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砭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會
有
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
者熨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
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
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
博之曰韓自晉獻公時先是百
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號扁鵲過齊齊相侯客
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相俟曰寡

人無疾扁鵲出相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
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
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相
侯不應扁鵲出相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
相侯而退走相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
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
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
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相侯體病使人
召扁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死

傳立曰扁鵲之無相侯也

公午也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

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多而醫之所病病道

少

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女不滋驕恣不論於理一不

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

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

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

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

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

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

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

一監生

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徠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

心身結以

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除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刑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

治三年 監生

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得見師

臨苗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

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

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

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

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

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音奇音咳

音該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

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

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

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

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

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

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

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

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通而靜徐廣曰一作

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

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

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貴者病

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癘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癘腫盡泄而死熱上則重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高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

數訖食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

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

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

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

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邊心主徐廣曰邊音唐邊者湯也謂病邊心

者猶刺其心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

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今循病眾醫皆以為慶入中而刺之臣意

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

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後溲再飲大

復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
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
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
曰湧中熱故湧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
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
其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宮縣
陽周水而苦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
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
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

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
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
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
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
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一作電在太陰脈口
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
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
客將難於大小溲溺亦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
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依汗出脣脣者
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

心 抄 症 甚 州 丹 崇 為 和 似

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
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
大兵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者
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瘵也加以寒
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
曰後一二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
死山此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
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
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
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我者時參擊並至乍躁

尸

灸

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
其人身大寒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
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大醫先診山跗病灸
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
虛多火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
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通
屬結紹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
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
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

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
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
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
弱其卒然合徐廣曰一云來然合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
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
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
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眾醫皆以為寒中臣意
診其脈曰迴風音洞言洞微入四支迴風者飲食下嗝音益謂喉下也而
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

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
氣也飲食下嗝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
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守
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
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
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
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電病法過入其
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
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

入中出及澆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

女盡眾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

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

後澀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

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

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夾難者疝氣

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

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

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澀清小腹

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
熱蹶

北王阿母

徐廣曰齊一作齊王

自言足

熱而憊臣意告昌

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

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派諸女子侍

者至女子既且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既且傷脾不

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既何

藥三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徐廣曰一作取

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母有

病正臣意對曰既且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

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既奉劍從王之

廁王去既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

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脊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便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臟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兩黃氏諸倩徐廣倩者女婿也駟案方言曰東齊見之問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

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

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
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
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
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
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畜而不屬
畜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
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
甚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
燒瘕徐廣曰燒音饒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
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燒可數升病已三年日

如故病燒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篤不變化為

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

刺廉醵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奉又作奉是蟲氣也其色澤者

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過風迴風

之狀飲食下嗝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走

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

走去驅疾至舍即泚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

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

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

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溥于司馬病法當
 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
 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
 日病已所以知之者其服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
 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
 十日丁亥洩血死即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
 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
 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
 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

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
 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
 嗜黍黍主肝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
 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
 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
 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
 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
 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
 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
 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

中熱即為陰石末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
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
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
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
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鑿石夫
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
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
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俞反
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
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

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

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盧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

一年卒謚孝王

衆醫皆以為蹙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

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

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

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

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

病注意謂之病苦脊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

瘖徐廣曰一作瘖瘖音交反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

死也瘖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

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反
一作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壯而壯在
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
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蹠徐廣曰要蹠寒
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
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
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徐廣曰絡壯而也臣
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
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
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
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
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
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
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
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新
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
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

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
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太

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示求

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濞使

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資欲

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移

名數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

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術盡其方書意以

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

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

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

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

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

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

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文王年未滿二

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

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幸

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

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
 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死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
 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
 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
 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
 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
 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
 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
 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

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而

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

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

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

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處

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

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

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中年時嘗欲受

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

徐廣曰胥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

猶言頃也

一監主范祥

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
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
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
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

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

徐廣曰一作昆邑

學臣意教以

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

徐廣曰一作麟

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

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鏡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

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

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
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
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
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白意治
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
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
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殆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

刑緹紫通尺牘父得以後稟故老子曰美好者不
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 倉公 列傳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

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

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

不忍致法廢以為郤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

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

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

從破布軍斬西會甄布走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

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

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印高帝召潯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

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駟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邪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身如淳曰度

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只楚世不賓服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及潯頓

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

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漫刺招致

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

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

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

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施是遣

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

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稍

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

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報繫責治之吳王恐為

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罪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

侯朝聘也如淳曰潯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

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

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

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

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

使乎

弘治三年

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監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

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產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與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歲時存問茂材

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

徐廣曰訟音松駟案如淳曰訟公也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晁

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教

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

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

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

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

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

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

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

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

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罕

冬楚王朝晁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絰

姦服舍服度曰服舍在喪次而絰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西

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

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

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

弘治三年

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為齊分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奉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有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重，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

地侯諸侯罪

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奸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疆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錯熒惑天子，俱奪諸侯，蔽忠塞賢，窮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晁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分後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六王誠

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樊陽
數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辛而臨
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
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
而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
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
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
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
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
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創罰振恐

多怨晁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
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
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
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
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
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
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年四十二年矣身自
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
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
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

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

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

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

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子國除駟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勝子一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

吏刻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漢書音義曰故事也不以諸侯人

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誅亂天

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

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

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

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

肖願以身從諸王越音值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

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也楚

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

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

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眾入蕭關走

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子淮

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然入骨髓欲一有所出

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

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

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
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
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
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石封千
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
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不戶五千如得
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
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法
常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
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徃徃而有非必

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
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
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
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
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
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
兵宗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
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
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
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

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
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
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
晁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
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
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
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
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名為西共誅，是錯復
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
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

久曰：願誠何如？吾不受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

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為太常，吳王弟子

德侯為宗正。

論廣曰：名宗正，宗正大夫，宗正寺卿。漢書曰：吳王弟王子德侯。

宗正，宗正寺卿。漢書曰：吳王弟王子德侯。

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

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盎

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辟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

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

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

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圍守且殺之。盎得

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命侯將乘六乘傳會

兵榮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無動吾據榮陽以東無足憂者三淮陽問父絳侯故客登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擊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強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吳中聚眾而西無他奇道難

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涉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直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備將也漢自為己利於吳為總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數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

完

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
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
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二
命吳酤酒無行吳王薄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坐
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
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乘
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
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生西
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
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

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
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
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道發背死二月中
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
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
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子絕無後孝文皇帝
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表其先
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
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舉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金也
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

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
王印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
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吏者
劫萬民夫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
今印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
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
之虜殺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日
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
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
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

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
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
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
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取素
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下邑屬梁國欲戰條侯壁不肯
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半條侯壁牛東南條
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
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
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
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啗音徒覽反東越即給吳

三吳王出勞軍即使人縱殺吳王子康曰方言盛其

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吳王子子華子駒亡

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大

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

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

西王乃袒跣席臺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

遠臣觀之已罷可龍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

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率皆已壞不可發

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

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

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

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建醢之罪

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

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晁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

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

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

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

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

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

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

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

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

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

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漢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郟陽侯省音所幸反能從

賦斂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

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音以夷隕晁錯為國遠

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

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

吳邪母為權首反也 其各宜盜錯也

美王傳列傳第四十六



